



稻子熟了

熊琳

晨露还挂在稻叶尖上,秋阳已漫过乡村的田埂。我站在临川青泥镇的稻田边,看伯伯们弯腰割稻,镰刀划过稻秆的“唰唰”声里,混着此起彼伏的笑声——那是临川丰收季最实在的背景音。田边的水渠里,清水正顺着田垄缓缓流淌,滋润着刚收割过的土地,水面上漂着几片金黄的稻叶,像给土地系了条碎金腰带。

“阿妹来得巧,赶上吃新米嘞!”张婶直起身,额头的汗珠渗到褪色的蓝布头巾上。她手里的稻穗沉甸甸的,金黄的颗粒饱满得像要张开,穗尖还沾着昨夜潮气的。田埂上堆着刚脱粒的稻谷,阳光晒得谷壳发烫,抓一把在手里,能感受到饱满的硬度,凑近闻,是混着泥土气息的谷香。

丰收的仪式感,藏在临川人“尝新”的习俗里。张婶说,开镰前要先割一把新稻,掺着陈米煮一锅饭,配上最好的茄子、豆角,再请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先动筷,“期盼着年年有今朝”。她家的灶台前,新收的红米正冒着热气,旁边小竹篮里摆着刚摘的秋辣椒,红得发亮。老人端起碗,先用筷子挑出三粒米撒在地上,嘴里念念有词,那声音轻得像风拂稻浪,却让围观的年轻人都收了笑,眼里透着庄重。墙角的竹筐里,还放着刚从菜园里摘的秋葵,沾着泥土、带着新鲜的露水,是尝新宴上少不了的时鲜。

更热闹的要数“打谷赛”。小的时候,在罗针镇的晒谷场上,十几个壮汉赤着胳膊,围着老式打谷机较劲。木枷撞击稻穗的声音震得地面发颤,谷粒簌簌落进竹筐,扬起细碎的金粉。围观的

婆姨们扯着嗓子加油,谁家男人打得快,谁家的竹筐先满,都会引来一阵喝彩。输了的要认罚——给大家唱段临川采茶戏,“手拿镰刀割稻禾,割得稻谷堆满仓”的调子一出来,满场的笑声能惊飞树梢的麻雀。

晒谷场上的竹匾摆得像棋盘,红米、绿豆、芝麻各自占着一方天地。李伯正用木耙翻动谷子,他指腹上的老茧比谷壳还硬。“你看这红米,只有咱临川的水土能种出这颜色。”他抓起一把,红米在阳光下泛着油光,“早年收粮,咱临川的米总是一等一,验粮官用牙一咬‘咯嘣’响,就知道是好成色。”

暮色漫进稻田时,打谷机停了,晒谷场的谷堆盖上了塑料布。远处传来孩童的嬉闹声,他们正捡拾散落的谷粒,用竹篮装着,要去换糖吃。张婶家的烟囱升起炊烟,新米的香气混着柴火

的味道飘过来。她盛上满满一碗新米饭,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,“吃吧,这米养人,咱临川人,都是吃这米长大的。”米饭入口,软糯中带着清甜,咽下去胃里暖暖的。窗外,月光洒在收割后的稻田上,剩下的稻茬整齐地立着,像在守护着土地的秘密。我忽然明白,丰收从来不是抽象的喜悦,它是稻穗的重量,是新米的香气,是农民额头的汗珠,是代代相传的习俗里藏着的对土地的敬畏。

夜渐深,晒谷场的灯还亮着,守谷人哼起了古老的歌谣。那歌声里,有临川的过往,也有对来年的期盼。而这一片土地,就在这歌谣里,在一季又一季的丰收里,静静生长着属于它的故事。田埂上的虫鸣渐起,和着歌谣声,像在为这丰收的日子唱一首悠长的夜曲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临川调查队)



风吹麦浪

程新新 摄

又到栗乡收获时

崔立国

秋风踩着细碎的脚步漫过燕山山麓,悄悄抚过漫山遍野的栗树。往日里浓绿的栗叶,被风拂出几分温柔的黄边,巴掌大的叶片间,缀满了圆滚滚的“小刺猬”——那是裹着绿衣裳的栗蓬,尖刺上还沾着湿气,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

栗树是栗乡的老伙计,粗粝的树干上刻着经年的纹路,像农人们手掌上的老茧,藏着岁月的厚重。风一吹,巴掌大的叶子簌簌作响,托起满枝的栗蓬。有的栗蓬还紧紧裹着绿衣裳,尖刺硬挺挺地竖着,像在守护怀里的宝贝;有的已耐不住性子裂开一道缝,露出褐红油亮的栗子壳,像咧着嘴笑的娃娃;还有些熟透了的,干脆把壳瓣张得老大,三颗栗子并排躺着,仿佛在等农人的篮筐来接。

天刚蒙蒙亮,山路上就传来了各种声响。农人们三三两两地往栗园走,有说有笑,胶鞋踩过一片片树叶,吱吱作响。他们弯着腰,戴着厚手套把掉在地上的果实往篮筐里捡,偶尔碰到带刺的栗包,用指尖掰开裂缝、取出栗子,凑到嘴边吹吹绒毛,眼里满是笑意:“今年这栗子个头大,比去年收成要好!”

日头渐渐升高,阳光透过栗树叶的缝隙洒下来,在地上织出斑驳的光影。农人们的额角渗了汗,却没人肯歇脚。篮筐装满了就往袋子里倒,等袋子装满了就扛下山。三轮车停在山脚下,麻袋一个个往上摞,很快堆成了小小的山丘,车斗里的栗子互相碰撞,发出的声响像在唱丰收的歌。

歇晌的时候,农人们望着漫山的栗树感叹:“想起上世纪80、90年代,咱这栗子可是‘金疙瘩’!那时候村里谁家不种几棵栗树?收了栗子用麻袋装好,等着收购站的车来拉,一车栗子卖出去,够给娃交学费,还能给媳妇添件新的确良衬衫。”

如今的栗子,早不止是“换钱的宝贝”了。城里的加工厂里,栗子被做成了琥珀般的栗子羹,裹着糖霜的栗子酥,还有醇香的栗子酒,包装得精致漂亮,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。外地来的游客,举着手机在栗园里拍照,还会围着路边的糖炒栗子摊,等刚出锅的热栗子。剥开烫手的壳,果肉粉糯香甜,带着山野的清润气息,让人忍不住眯起眼:“这味儿,比城里买的好吃!”

风又吹过栗园,裂开的栗蓬晃了晃,像是在说:明年的秋天,咱们还在这里等丰收。农人们望着满枝的栗树,眼里满是期盼——盼着今年的栗子能卖个好价钱,盼着明年春天栗树抽出更多新枝,更盼着日子能像这栗子一样,一年比一年甜,一年比一年红火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遵化调查队)

云中藏寨

侯啸林 摄



父亲的树

芦艳丽

不知何时起,父亲开始爱栽树。他的爱好里,总是藏满牵念。

我的女儿出生以后,不善表达情感的父亲欢喜不已。随着女儿长大,父亲开始在老家屋前院后种树。女儿尚在襁褓时,父亲便在果园栽下三棵枣树,当年就挂了果。许是初种即成给他鼓励,父亲又陆续栽了好几棵枣树。每至中秋,打下的枣子能装满两蛇皮袋。父亲耐心地把挑拣出来的大枣晾干收存,

我每次回老家,他总提醒母亲给我装上一大袋。

不知何时,父亲又在屋前栽了两棵山楂树。起初,我确实没太在意这事儿,想着老父亲闲来无事,种树乃怡情之举。直到去年暑假回老家,发现树枝上挂着串串陌生的小果,不是苹果不是梨,我才问弟弟那是什么树,他告诉我是山楂树。我仔细端详:山楂树的叶子是墨绿色的,在微风里轻轻摇摆,那样子像极了父亲的人生——慢慢悠悠、平平淡淡,却在这份宁静里

孕育出最实在的甜。

去年山楂红时,父亲摘下果子,让母亲切成薄片晒干,装在塑料袋里。我返程那天,他偷偷把袋子塞进了我的汽车后备箱。回到家,我把山楂片倒进一个干净的奶粉罐,还带了些去单位泡水喝。这果子里,装着父亲的思念、母亲的牵挂,还有故乡土地的暖。

后来,父亲又在巷道口栽了两棵杏树,园子里也种上了花椒树。他总说,自己种的树从没打过农药,防虫防病的法子都是跟着短视频学的。或许,只有

看着树结果、地里长粮,他才能真正安心——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守着土地的农民,刻在骨子里的习惯!

这么多年,父亲从未催促过女儿回家,只将牵念种进园子,种进他钟爱的土地。

中秋将至,父亲对外孙女的思念越发滚烫,大枣、山楂、花椒的果子也在思念中由青转红。泪眼模糊中,我依稀看到那棵山楂树上的果子正在朝我招手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榆中调查队)

银杏

马春雪 绘



河汀野趣

刘军权 摄

